

文心雕龍注

范文瀾所論第四種

文
心
雕
龍
注

北平文化學社印行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出版

文心雕龍注(中冊)

甲種定價大洋一元八角
乙種定價大洋一元四角

編述者 范文瀾

印刷者 文化學社

發行者 文化學社

北平和平門前

電南四五八〇

寄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版權
翻印
必究
所有

文心雕龍注卷一

范文瀾

原道第一

(1) 顧千里云：『此所題非也。時序篇有「皇齊御寶，運集休明，」是此書作於齊世。』紀昀評云，『據時序篇此書實成於齊代，今題曰梁，蓋後人所追題；猶玉臺新詠成於梁而今本題陳徐陵耳。』案鍾嶸詩品所錄諸人，時代多誤，亦其例也。

(2) 淮南子有原道訓。高誘注云『原本也。本道根真，包裹天地，以歷萬物，故曰原道。』接彥和於篇中屢言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」；「夫豈外飾，蓋自然耳」；「故知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而明道。」綜此以觀，所謂道者，即自然之道，亦即宗經篇所謂恒久之至道。周禮太宰以六兩繫邦國之民，其四曰「儒以道得民。」注曰「儒，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。」孫詒讓疏云，「儒則泛指誦說詩書，通該術藝者而言，若荀子儒效篇所稱俗儒雅儒大儒，道有大小，而皆足以得民，亦不必皆有聖賢之道也。」彥和所稱之道，自指聖賢之大道而言，故篇後承以徵聖宗經二篇，義旨甚明，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。紀評曰「自漢以來，論文者罕能及此。彥和以此發端，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。」又曰「文以載道明其當然；文原於道，明其本然。識其本乃

不逐其末。首揭文體之尊，所以截斷衆流。」又曰『齊梁文藻曰競雕華，標自然以爲宗，是彥和吃緊爲人處。』

(3) 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篇曰，『文德之論，發諸王充論衡論衡佚文篇。』又云，

「上書陳便宜，奏記薦吏，一則爲身，二則爲人，繁文麗辭，無文德之操。」楊遵彥依用之。

魏書文苑傳楊遵彥作文德論，以爲古今辭人，皆負才遺行，澆薄險忌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。而章學誠竊焉。」楊文亡佚。文史通義文德篇云，「

凡爲古文辭者，必敬以恕。臨文以敬，非修德之謂也；論古必恕，非寬容之謂也。敬非修德之謂者，氣攝而不縱，縱必不能中節也；恕非寬容之謂者，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。嗟乎！知德者鮮，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，則知文德矣。」按易小畜象曰，『君子以懿文德。』彥和稱文德本此。王章諸說，別有所指，不與此同。

(4) 下文云「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極，」故曰與天地並生。

(5) 易坤卦上六『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。』文言曰『夫玄黃者，天地之雜也，天玄而地黃。』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，『天者陽始於東北，故色玄也；地者陰始於西南，故色黃也。』

(6) 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『天道曰圓，地道曰方。』淮南子天文訓曰，『方者主幽，圓者主明。』

(7) 易離卦彖辭『離麗也。日月麗乎天，百穀草木麗乎土。』王弼注曰『麗猶著也。』孫君留丞曰

『尚書顧命釋文引馬融云，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，日月如疊璧，五星如連珠。』

(8)『易上繫辭』『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。』正義曰，『天有懸象而成文章，故稱文也；地有山川原隰，各有條理，故稱理也。』

(9)『劉熙釋名釋天篇』『曜，耀也，光明照耀也。』淮南子天文訓『圓者主明，明者吐氣者也。』坤六三『含章可貞。』王弼注曰『含美而可正，故曰含章可貞也。』坤文言『含萬物而化光。』集解引干寶曰，『謂坤含藏萬物。』

(10)『易上繫辭』『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』

(11)『說文』『人，天地之性最貴者也。』禮記禮運篇『人者，其天地之德，陰陽之交，鬼神之會，五行之秀氣也。』又曰，『人者，天地之心也，五行之端也，食味，別聲，被色而生者也。』

(12)『楊雄法言問神篇』，『言心聲也；書心畫也；聲畫形，君子小人見矣。聲畫者，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！』說文司部『言，意內而言外也，從司言。』段玉裁注曰，『司者主也。意主於內，而言發乎外，故從司言。』

(13)『易革卦象辭』曰，『大人虎變，其文炳也。』又曰，『君子豹變，其文蔚也。』

(14)『孫君蜀丞云』『三國蜀志秦宓傳』『或謂宓曰，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，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？宓

答曰：僕文不能盡言，言不能盡意，何文藻之有揚乎？夫虎生而文炳，鳳生而五色，豈以五彩自飾畫哉，天性自然也。蓋河洛由文興，六經由文起，君子懿文德，采藻其何傷？」彥和語意本此。
『陸德明周易音義引傅氏云，「賁古斑字，文章貌。」』說苑反質篇『孔子卦得賁，喟然仰而歎息，意不平。……孔子曰，賁非正色也。吾亦聞之，丹漆不文，白玉不雕，寶珠不飾。何也？質有餘者，不受飾也。』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高誘注云「賁，色不純也。」皆賁爲文章貌之證。
(15) 尚書皋陶謨『戛擊鳴球。』說文『球玉磬也。鎗鐘聲也。』易上繫辭『形乃謂之器。』韓康伯注曰『成形曰器。』

(16) 易上繫辭『是故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』韓康伯注曰『夫有必始於无，故太極生兩儀也。太極者无稱之稱，不可得而名，取有之所極，況之太極者也。』賁卦彖辭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』

(17) 易說卦曰『昔者聖人之作易也，幽贊於神明而生蓍。』韓康伯注曰『幽，深也。贊，明也。蓍受命如響，不知所以然而然也。』顧千里曰『幽贊神明，舊本作讚是也。易釋文云，「幽贊本或作讚。」孔鮒碑幽讚神明。白石神君碑幽贊天地。漢人正用讚字。』

(18) 易下繫辭『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

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」

(19) 史記孔子世家『孔子晚而好易，序彖繫象說卦文言。』張守節正義曰『序易卦也。史不出雜卦，雜卦者於序卦之外別言。』漢書儒林傳『孔子好易，讀之韋編三絕，而爲之傳。』顏師古注曰『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。』周易正義序第六『十翼之辭，孔子所作，先儒更無異論。但數十翼，亦有多家。一家數十翼云：上彖一，下彖二，上象三，下象四，上繫五，下繫六，文言七，說卦八，序卦九，雜卦十。』

(20) 周易音義曰。『文言，文飾卦下之言也。』正義引莊氏曰『文謂文飾，以乾坤德大，故特文飾以爲文言。』黃先生曰『此二說與彖和意正同。』

(21) 易上繫辭『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』漢書五行志：『劉歆以爲虞義氏繼天而王，受河圖，則而畫之，八卦是也；禹治洪水，賜雒書，法而陳之，洪範是也。』又曰：『初一日五行，次二曰羞用五事，次三曰農用八政，次四曰吐用五紀，次五曰建用皇極，次六曰艾用五德，次七曰明用稽疑，次八曰念用庶徵，次九曰嚮用五福，畏用六極。凡此六十五字，皆洛書本文。』彖和云『洛書韞乎九疇，』正同此說。

(22) 尚書中候握河紀『河龍出圖，洛龜書威，赤文綠字，以授軒轅。』馬國翰玉函山房佚書紀評云：『玉版丹

文緣字散見緯書，黃注所云拾遺記宋書皆非根柢。」

(23) 許慎說文序『黃帝之史蒼頡，見鳥獸蹄迹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異別也，初作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夬。』

(24) 左傳昭公十二年『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。』杜預注曰『皆古書名。』正義云：『孔安國尚書序云，「伏羲神農黃帝之書，謂之三墳，言大道也。」周禮外史「掌三皇五帝之書。」鄭玄云，「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。」賈逵云，「三墳三皇之書」。張平子說：「三墳三氣，禮爲大防。書曰，誰能典朕三禮？三禮天地人之禮也。」馬融說：「三墳三氣，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。」此諸家者各以意言，無正驗，杜所不信，故云皆古書名。』

(25) 夏書益稷篇『帝乃歌曰，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』

(26) 堯典『敷奏以言。』僞孔傳云『敷，陳；奏，進也。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。』黃先生曰：『案彥和以元首載歌，益稷陳謨，屬之文章，則文章不用禮文之廣誼。』

(27) 黃先生曰：『案業績同訓功，峻鴻皆訓大，此句位字殊違常軌。』僞大禹謨：『禹曰，於，帝念哉！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。水，火，金，木，土，穀，惟修；正德，利用，厚生，惟和。九功惟叙；九叙惟歌。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勸之以九歌，俾勿壞。』

(28) 鄭玄詩譜序曰：『邇及商王，不風不雅。』正義曰：『商亦有風雅，今無商風雅，唯有其頌，是周世棄而不錄。故云「近及商王，不風不雅」，言有而不取之。』

(29) 周易正義序曰：『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。知者，案繫辭云，「易之興也，其於中古乎？一」作易者其有憂患乎？」又曰，「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。周之盛德邪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？一」準此諸文，伏羲制卦，文王繫辭，孔子作十翼，故史遷云，文王囚而演易。』

(30) 尚書金縢『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。』據毛詩豳風七月序，七月周公所作。據尚書金縢，錫鶚周公所作。據國語周語上時邁亦周公所作。故彥和云「訓詩緝頌也。」尚書大傳『周公攝政六年，制禮作樂，』此斧藻羣言也。李詳文心雕龍黃注補正云：『紀文達云；「訓字即刺字。說文訓爲齊，言切割而使之齊，與詩意無涉。古帖制字多書爲訓，此訓字疑爲制之訛。史記五帝本紀「依鬼神以訓義。」注曰，「訓有制義。」是三字相亂已久，不必定用本訓也，」詳案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字例云，「制字作訓，緣古少字，通共用之，史漢本有此古字者，乃爲好本。」據此，訓即制字。既不可依說文訓訓爲齊；亦不必辨制訓相似之譌也。』李說亦未甚諦。錢大昕三史拾遺謂制篆作籀，隸變作訓，字又譌作制，唐人不明小學，誤以訓爲制之古字。案錢說是也。法言學行篇『吾未見好斧藻其德，若斧藻其義者也。』

(31) 孟子公孫丑『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』又萬章『孔子之謂集大成。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』論語八佾『儀封人出曰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』孔安國注曰『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。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。』易上繫辭『子曰，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。』禮記儒行篇『孔子曰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。』

(32)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『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，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。』禮記月令正義引帝王世紀云『太皞帝庖犧氏風姓也。』紀評云：『玄聖當指伏羲諸聖，若指孔子，於下句爲複。』

(33)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『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，脩春秋，立素王。』正義曰『孔子自以身爲素王，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，漢魏諸儒，皆爲此說。』玄聖應作元聖。說文『元始也。』

(34) 易上繫辭：『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。』注曰『辭，爻辭也。』正義曰『謂觀辭以知得失也。』孫君蜀丞曰『輝當作揮，御覽引正作揮，當據正。』又曰『無涯與不置義近，不當改作滯也。御覽引此文亦作涯，不作滯，未知所據。』

(35) 荀子解蔽篇引道經曰『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。』枚頤采此文入偽大禹謨，改兩之字爲惟字。彥和時不知古文尙書偽造，故用其語。

易乾文言

元者，善之長也；亨者，嘉之會也；利者，義之和也；貞者，事之幹也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，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「乾，元亨利貞。」初九曰，「潛龍勿用，」何謂也？子曰，「龍德而隱者也。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。遯世无悶，不見是而无悶。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，確乎其不可拔，潛龍也。」九二曰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，」何謂也？子曰「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，閑邪存其誠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。易曰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，君德也。」九三曰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无咎，」何謂也？子曰「君子進德修業。忠信所以進德也；修辞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知至至之，可與幾也；知終終之，可與存義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驕，在下位而不憂，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。九四曰「或躍在淵，无咎，」何謂也？子曰「上下无常，非爲邪也；進退无恒，非離羣也，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。故无咎。」九五曰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，」何謂也？子曰，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水流濕，火就燥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覩。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，則各從其類也。」上九曰「亢龍有悔，」何謂也？子曰，「貴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賢人在下位而无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」潛龍勿用，下也。見龍在田，時舍也。終日乾乾，行事也。或躍在淵，自試也。飛龍在天，上治也。亢龍

有悔，窮之災也。乾元用九，天下治也。潛龍勿用，陽氣潛藏。見龍在田，天下文明。終日乾乾，與時偕行。或躍在淵，乾道乃革。飛龍在天，乃位乎天德。亢龍有悔，與時偕極。乾元用九，乃見天則。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，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。大哉乾乎！剛健中正，純粹精也；六爻發揮，旁通情也；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；雲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君子以成德爲行，日可見之行也。潛之爲言也，隱而未見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用也。君子學以聚之，問以辨之，寬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易曰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，君德也。九三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。九四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或之。或之者，疑之也，故无咎。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；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亢之爲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。其惟聖人乎！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

易坤文言

坤至柔而動也剛，至靜而德方，後得主而有常，含萬物而化光。坤道其順乎！承天而時行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，

由辯之不早辯也。易曰，履霜堅冰至，蓋言順也。直其正也，方其義也。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敬義立而德不孤，直方大不習，无不利，則不疑其所行也。陰雖有美含之，以從王事，弗敢成也。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。天地變化，草木蕃，天地閉，賢人隱。易曰括囊无咎无譽，蓋言謹也。君子黃中通理，正位居體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，發於事業，美之至也。陰疑於陽必戰，爲其嫌於无陽也，故稱龍焉；猶未離其類也，故稱血焉。夫玄黃者，天地之雜也，天玄而地黃。

清儒阮元著文言說，雖不足以盡文章之封域，而頗有見於文章之原始。茲錄其文如下；

聖經室三集三

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，往往鑄金刻石，始傳久遠；其著之簡策者，亦有漆書刀削之勞，非如今人下筆千言，言事甚易也。許氏說文『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』左傳曰『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』此何也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，以口舌傳事者多，以目治事者少，以耳治事者多。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，必有僂誤，是必寡其詞，協其音，以文其言，使人易於記誦，無能增改；且無方言俗語，難於其間，始能達意，始能行遠。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。古人歌詩箴銘諺語，凡有韻之文，皆此道也。爾雅釋訓主於訓蒙，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，三十二條，亦此道也。孔子於乾坤之言，自名曰文，此千古文章之祖也。爲文章者，不務協音以成韻，修詞以達遠，使人易誦易記，而惟以單行

之語，縱橫恣肆，動輒千言萬字，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，論難之語，非言之有文也，非孔子之所謂文也。文言數百字，幾於句句用韻。孔子於此，發明乾坤之蘊，詮釋四德之名，幾費修詞之意，冀達意外之言。要使遠近易誦，古今易傳，公卿大夫，皆能記誦。以通天地萬物，以警國家身心。不但多用韻，抑且多用偶。卽如「樂行憂違」偶也，「長人合禮」偶也，「和易幹事」偶也，「庸言庸行」偶也，「雲龍風虎」偶也，「本天本地」偶也，「无位无民」偶也，「勿用在田」偶也，「潛藏文明」偶也，「道革位德」偶也，「偕極天則」偶也，「隱見行成」偶也，「學問聚辨」偶也，「寬居仁行」偶也，「合德合明」偶也，「合序合吉凶」偶也，「先天後天」偶也，「存亡得喪」偶也，「餘慶餘殃」偶也，「直內方外」偶也，「通理居體」偶也，凡偶皆文也。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，乃得名爲文，文即象其形也。然則千古之文，莫大於孔子之言易。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，而自名曰文，何後人必欲反孔子之道，而自命曰文，且尊之曰古也！

案阮氏尚有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，亦推闡其說，又其子福有文筆對，文筆對見下總術篇。茲節錄書後於下。見筆經室三集二。

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

昭明所選，名之曰文，蓋必文而後選也，非文則不選也。經也，史也，子也，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。

。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，必沈思翰藻，始名之爲文，始以入選也。或曰，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，於古有徵乎？曰，事當求其始，凡以言語著之簡策，不必以文爲本者，皆經也，史也，子也。言必有文，專名之曰文者，自孔子易言始。傳曰，『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，』故古人言貴有文。孔子文言，實爲萬世文章之祖，此篇奇偶相生，音韻相和，如青白之成文，如咸韶之合節，非清言質說者比也，非振筆縱書者比也，非結屈澀語者比也。是故昭明以爲經也，史也，子也，非可專名之爲文也；專名爲文，必沈思翰藻，而後可也。自齊梁以後，溺於聲律，彥和雕龍，漸開四六之體，至唐而四六更卑，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，而文統不可謂之不正。自唐宋韓蘇諸大家，以奇偶相生之文，爲八代之衰而矯之，於是昭明所不選者，反皆爲諸家所取，故其所著非經即史子，非子即史，求其合於昭明序所文者者鮮矣。……如此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，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，一篇之中，偶句凡四十有八，韻語凡三十有五，豈可以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？

徵聖第二

（1）徵驗也，謂驗之于聖人遺文也。楊雄法言學行篇『學者審其是而已矣。或曰，「焉知是而習之？」』曰，「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，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」。又吾子篇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，

書肆也；好說而不要諸仲尼，說鈴也。』彥和此篇所稱之聖，指周公 孔子。

(2) 禮記樂記『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，識禮樂之文者能述，作者之謂聖，述者之謂明。明聖者，述作之謂也。』

(3) 荀子性惡篇『凡所貴堯禹君子者，能化性，能起僞。僞起而生禮義，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，亦猶陶埴而生之也。』法言學行篇『或曰，人可鑄與？曰，孔子鑄顏淵矣。』又『螟蠃之子殯而逢螺贏，祝之曰，「類我，類我，」久則肖之矣。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。』彥和謂仲尼陶鑄性情之功效，見於顏淵及七十子之徒，而其文章則後世尙可得而聞也。孫君 蜀丞云『北史常爽傳，仁義者人之性也，經典者身之文也，皆以陶鑄神情，啓悟耳目。』

(4) 論語公冶長篇『子貢曰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』邢昺疏曰『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，有文彩形質著明，可以耳聽目視，依循學習，故可得而聞也。』

(5) 易下繫辭『聖人之情見乎辭。』唐寫本無文字。案文謂文章，辭謂言辭。義有廣狹，似不可刪。循繹語氣，亦應有文字。

(6) 禮記中庸篇『哀公問政。子曰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』正義云。『言文王 武王爲政之道。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。』